耳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耳

鄭仲夔撰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耳新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既贈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埒于司馬子長班孟堅居然季孟之間哉范蔚宗遠不逮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孫于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而云料也誰爲正史者哉乃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子駿雜記蓋子駿博綜西漢典故遐收精摭儲其寶以有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之逸也余少賤躭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遯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書成行世且久而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爲可以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爲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哉鄧泰素凡兩爲余序而未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十則
經國五則
卷之二
正氣十六則
博贍四則
卷之三
集雅五則
惠濟三則
卷之四
神廳八則
卷之五
梵勝十則
舊吉五則
立言五則
懿好四則
仙踪七則
同聲三則

知遇三則
諧豔三則
卷之六
陳風五則
正經五則
時令三則
卷之七
志怪七則
奸恣三則
災變六則
卷之八
物表六則
命相五則
寶遺十二則
矜奇四則
紀士五則
異述十三則
今文三則
說鬼四則
醜媚二則
孽召六則
兆先四則
藝術三則
人瑞二則

耳新卷之一

明　信州鄭仲夔撰

令德

王孫謀墐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墐巨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腴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篤理藩政閱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易簀前二日猶與諸子討論不輟文宗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闐闐相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謚之曰貞靜先生有子八人統鍹、統鋤、統鍠、寶符、統鐸、統鉦、統鑲、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第一聞者相慶以爲純孝之報居翰苑未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爲之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緊爲誰文文起

朱鬱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癰下公方同病骨立猶強起乞以己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一服而愈

石明府有恆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諸囚曰石公無寃民我輩寧忍以貪生負之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

後公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焉。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勳蔭。萬歷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拯八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力挽之。金科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孝娥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居。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內別乎。答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反顧。李制舉秋。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大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眞文章者。必有眞人品。信哉。

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余友朱夢得介爾。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尙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禦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鷲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感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去鷲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讖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剔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修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閱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築牆間其中堂。示無復合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閩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咿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咿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咿唔。不異往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闢生之無慍。始益媿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卽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己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眞讀書。眞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識吉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眞。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鳧許子洽黃子

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襲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賈太傅之思。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領。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張魯叟有聞于時。卽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爲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尊公武輿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戊午得偕鄒子逸少游。卽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爲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留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爲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嵩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爲之子哉。

經國

鄭中丞毅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窗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倣其書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墜。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倣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勦寇。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

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爲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悟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淸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淸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歷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卽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徵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己。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淸風。遂至冒觸。甘受責。周沉思良久曰。我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淸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靑峯去。必

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答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値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卒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眞情。爾時妾卽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爲伸冤。隱忍偸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爲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觀象。贛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爲縣腕眞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罷。輒能作小楷。爲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止。交遊最廣。居恆一揮千金。略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爲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爲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異楮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漵。余邑時。極加意保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參拜。明府往見。從中道舁上。慷慨而前。潘懾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爲步。潘往返疲甚。與爲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撤回中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二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爲吮血磨牙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歷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二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爲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幷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令我踧踖不安耳。盍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有手書誡子曰。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京。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

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侯給諫震暘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峒曾以會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遺帖致意。勿復取值。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諫艴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繇是恨之。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稱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樊聞。始出衡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卽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閹恣擅。恥己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祖爺。稱殿爺。

與夫稱功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樱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體倒豎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子學洊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即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捶楚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瞬目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瑨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兇所容逮獄時備極慘毒而斃計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清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暨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纍聲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即相隨往我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

直俾爲神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値是令其死後有諸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爲曹欽程所搆害曹後罷歸遂不爲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寫一時紙爲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莽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既殲陸萬齡諸人幷治冰山之倚見晛曰消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所擇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酹酒一慟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立言

善爲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西藏之祕冥探乎巧智之淵烜烜焉炳炳焉渾渾焉鼘鼘焉澤于

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澤于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爲房也周于采采或花之蘂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出以至于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虧其一故及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漬米而烝之稻黍爲君麴蘗爲使數日而米汁出焉夫乃揚醨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能以御變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範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諸子鎔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晉司空曙謂其稟龍沙間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作結爲大年誠然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何期焉易迫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天跖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所不死何所有藥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逢瀛既邈夫誰造焉方壺既廣夫誰往焉取彼童男巡遊海上何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焉死五利焉誅何算不能延卒以伏幸雞窠何許容彼小兒何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武

何喜焉得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巵宴於瑤池爰有天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兩男子靈槎何浮斗牛何入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取夫竹筑何目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藥何所修嬰兒姹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信有丹邱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倜儻眞摯刻意嗜古尤工詩鬱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遒峯位之高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爲知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眞神耳誠得其眞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聞合而病于擬卽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互相倣襲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兒衣帽況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博贍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答如響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尤敏捷曩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略抄起句下卽接以云云或間錄數句復接如是人問故答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陪御史宴御史命題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

剡薦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獻御史詩出謁一參藩。參藩謂曰。君如此才高。眞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參藩悉之。言于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闈牘越格者。不得謄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止謄本經。遂爲本房祁司李所拔。既放榜。典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深奇之。閩人爲之謠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學。有奇膽。又有奇遇。

張文學士鵬。字子狎。鉛山人。博雅躭奇。淪于經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狎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贋古競售。而眞實學問。如吾子狎者。竟修文地下。彼蒼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耳新卷之三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冀得早了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披往序。其品隲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專精古詩。對之靡倦。迺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詠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眞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競抉幽元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卽其佳者。僅足扳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達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夸也。迺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稱比玉。至七

言絕句。太白而外。亦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翩翩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謂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駸駸魏晉間作者。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竝驅高達夫。目所未睹。卽信陽、濟南、難之。況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歷之遺。五言絕句、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道無兼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囊括古今。兼總聲振。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鎭夏王封。蔽日騰空紫翠重。陰洞煙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中救建言諸人。逆瑨怒。覘奪而歸。及詔獄起。駕帖至。舊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悒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脈脈共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

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其二曰。聖德方虛己。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彈。寄語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士秖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狷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滿衣。諠譁士語是還非。秖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滅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減屈平離騷也。

亡友汪恭仲樾。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俊逸。不媿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鉛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母思王。及余不佞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披覩蘭蕙芳。掞藻雲霞燦。

當窗振逸響時名走清亂識曲僞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爲狂沈醉一似玩榮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爲晨風飛凌虛翔浩瀚豪爽不自持徙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超婉婉揚眉宇世多暸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先秦以爲許悠悠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高冠朝闌夕宿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心悵有求著述常扃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主清商一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母者曰董生起懷玉齠齡籍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薄雲霄俯瞰當途子挾藻江河傾結撰雲霞起斗酒日百篇靈怪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繽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修姱局促悲下里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元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秘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寄贈余一律云兼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百尺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渺丹邱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高天必忌臥謂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韋蘇州間眞堪伯仲也

懿好

蕭頴士家傭杜亮慕主博奧至廿篋楚而不去趙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從學此二子、眞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卽有蕭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淸少卿參軍利州衙王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子身萬里外每歲除遣長公

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後始別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菜傭、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山資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逕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既敗、諸臣死忠者、竝得昭雪。特加贈廕。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廕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惠濟

信郡南瀕大河、爲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汎漲、民病于涉。至辛酉、蔣郡尊洊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住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爲

佛事。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己乘則驢踴躍疾走。他人欲乘。則顛躓使不得騎。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壁歲苦河溢。蕩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耑設主簿。駐靈壁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歷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洊任初。禱于河神。乃旣厥心以利導。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輒夢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卽向者乞救于長安道者乎。靈壁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歷己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霧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堦而上。鬼卒列堦左右。姚上堂至殿。見閻王冕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己較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開鑛。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別。姚遂甦。次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四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葬孟儒兄。尋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修爲。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貲買之。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癸丁。或主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修爲。方寸者。爲方十一也。蓋內弟行十一。藉其一言以決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尙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窘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艤舟海濱登岸閒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鑄罏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謂取罏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無恙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幷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噬人前令嘗督民設捕而蜴負勢張捕者莫可誰何公涖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噬我何虐百姓若其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觸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桎其爪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令來收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詗得之盜以亡驗執不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眞也吾釋若若幸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幷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得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曰是無害倭尙有三日不

至。公宏單騎出城。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渡。橋斷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閫使。可解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峙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鬬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靄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綱。又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七人擒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室。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幷引火物。審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覷。言訖。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顯應如此。

仙踪

宏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仙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極。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而鬚眉宛然。眞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爲具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守金銑所得。惟詩讚留傳人間。讚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憂生死。二不憂賊盜。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讚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玉兔東升。住則閣浮且住。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歷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識云。鐵索繫洪州。此足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潔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爲符咒。坐至七日。有氣從

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瀰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攜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數莖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即有麗人一二攜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且歌喉宛轉音嫋嫋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懇異人救之乃于人踪稀僻地爲合丸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爲我作每丸以一分重爲率須勻稱如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丸藥視之叱曰囑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即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晌有孌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丸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俞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爲歸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即于傾銷匠舖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攜去其人有難色曰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攜至一園中掃地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即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俞作歸資此天啓年間事

鄒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顧不知其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尊人方與客奕局且輸傭偶在旁指點一二局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

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第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詈之。初不作答。傭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當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布氅。藤杖塵拂。踵門求見。閽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竚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更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梃。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覿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擯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驀地不見。

耳新卷之五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鵞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爲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眞塔已關。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沉香固之。祀于義師傍。至今塑像鵞湖云。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一比邱。鄒問。汝何人。敢擅至此。答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簡禮謝。遂不見。

白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僧衆登諸峯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爲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爲師摘帽簡蝨。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衆亦知猿之怖汝輩。而曷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廢

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旁。師囑曰。汝爲龍。曷憫大衆。使水源出乎。囑罷。蛇屈曲蹣跚。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緜寺左旋層崖。梯級而上。另構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住。師遂獨往。果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値桃實甚盛。見樵夫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亦安用繁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花爛熳。都不結實。閩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尙上人。爲鵞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卽絕粒。至期。謂諸弟子曰。吾將西歸。可爲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因起帽。隨整戴之。閉目半晌。復瞪目曰。期至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凡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願爲把臂云。

鵞湖養大師示寂時。喜鵲遶集方丈。悲鳴竟夕。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義輪半夜紅。拈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十有一。寂後頂煖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遶室。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娥眉來云見山中一施主齋僧有一僧攜犬來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上睨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刹頹廢者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尙虛其半以有待至己巳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銃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再興之兆

同聲

晉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而葬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凡十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樞至丙辰冬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棐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鬱儀王孫謀墉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且蚤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西州之慟匪遠杖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徽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別近日市

交成習意氣日微媚官長而不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知遇

薦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獎借後來而號爲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者而喜余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爲一人果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爲小友苟非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神庶眞才得以著稱而膺品無繇緣附國家人材終將賴之矣

余明府桂蓴邑之上瀘人爲孝感令首拔夏主政時亭于盚歲夏食貧居無一廛余特爲擇配更捐俸爲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蓴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入都門遍跡余同鄉人訪其官後事或告以乏嗣且家世漸替卽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爲國士之報

丁巳春比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淮郡事竣余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卽爲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相慰問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錢爲余刻書臨別深用相勗情溢乎辭蓋知己之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徽庸浙之平湖人品望清眞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當卽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髯如銀。攜短笻從堵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堵前過者。卽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答曰。主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攜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爲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祁孝廉衍曾東筦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裹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爲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日令家人爲書網巾于首。率以爲常。余嘗延至家作書。見其蓬鬢角巾。絕不修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亹亹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首。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書掩。

諧謔

臨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而風氣雋上。嘗戲爲啖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涂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兌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痂。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箭。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會。如饑馬兢芻。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鬬犬。直令四座縮足。涂伯子。如勇卒趨桀。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煇庖霍鬬。恆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蠡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爲墟。又如措大嗽蔗。欲滓成粉。席弼可。如腹膨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函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軾。名爲光。及姓熊名兆禎者。未赴。即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侃如也。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禎。其眞維熊維羆者乎。陳子軾。小車無軾。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妓王瑣。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嫻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卽貽短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下雨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語。萬勿以我爲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情。瑣瑣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妍而韻冷。多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馬上雜劇。皆白晳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鐵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稚子綴其上。或魚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騶從。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黃金盔。蟒袍玉帶。轎倣王府制。柱蓋刻蟠龍。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綵。遊人駢肩錯趾。賞翫達旦。四方奇貨。一時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墝。巧緻可觀。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墝。夜則張燈七盞。自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水。開時。觀者如蝟。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人。

潮惠有大俠。每瞷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謂之勒贖。初

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曰麾氣之甚厚將贖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煙處環山谷蹊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猓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猓識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猓即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集猓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猓始還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郴州與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濯自淨陰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糞之即熟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澗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輿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逼眞而清亮過之僧人卽以此代鐘鼓朝暮拷撞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

入石上留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簡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繆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葬。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葬者乎。大抵史遷之敍商周間事。多摭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加衞武公。睿聖也。甚至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鵞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鵞育子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鵞復還故處。

俗傳龔敦養鵞者非。巔中有荷。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雄兔。

韓太史敬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遏狂禪。蓋脫筌破解。煩言奚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此解。乃太史實獲我心。嘗憶往歲有羶名僧。每向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世耶。僧赧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試聞太史語。眞足當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釣不綱。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

多買魚鳥放生。便可證佛。捕者希重值。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擾乎。何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眞善放生矣。

異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秤之。較他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故名。

萬歷初年。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金。

秦進士廷丞嗜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醞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世外譚。厚贈之。劉槩不受。太守留連數日。因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黧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煙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

小鋸斧與之。啖以果食盡飽。攜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攜歸價不啻千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躭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別。急歸邀僧同翫。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煙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煙。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于煙。又有啣水以禦之者。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歷間。好事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成怪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衣。欲走入紙竈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攷書。是日爲青衣童子臨世。

畢大參某。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主。絕無胎髮。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留邊四十日。盔甲不解。及解下。髮髡盡訝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綁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攜杖

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叩公曰。汝尙執戀此。不憶卻歸路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卽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急援之出。良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歷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閏三日飲龍沙詩。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醑。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尙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璟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脈之所在。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腦臆。外窮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

也似難而實易。且不寧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用之於文也。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眞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幷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與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人豔稱之。今細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適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裁一一細心合旨。多所發明。卽專經家未或過斯。眞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己意解書。謬悠詭誕。誇多鬬捷。寧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七

志怪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歷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球。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爲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爲某操。書拈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踰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己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竈內。尋以額顛起鐵鍋。從鍋頂出。竈門狹而豕甚大。又出入烈燄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廄產四豚。初生一豕。次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怪。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廄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

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眉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怪而剖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衣什等物皆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問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幞。其中者衣黃。左右衣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餚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己家。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詈己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翁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公往太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怪戴不齋。致己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攜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饁。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

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艙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己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眞人。眞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爲三鬼所捽。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內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踪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持者。一敗箒耳。

鄞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庶我輩可超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有僕攜盒至。陸具爲述前事。勿令於此浴。僕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闊二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視之。見其上有蟲囓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閹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恃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過。上爲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荼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爲解勸。俾生與多金。始

獲免。

醜媚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敢與文廟竝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濟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災變

相傳萬歷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冰。河路闊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萬歷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粱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鈎月中。爲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晝見。與日竝朗。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

經襲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暮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復竊主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詢及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閱一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駒大蠶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母豝。畜數月。豝生十三豚。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即殺之。以口飲其血。忽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鬬我。舉家咸聞其攫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踰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爲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八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鶯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沉水

酈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燄光或云當是天逢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禱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漠今大統歷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略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卵出雛人謂之菱雛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其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即有數雄來一雄得配餘乃去雌遽啄前雛或啣蒺藜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廠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衆持長鎗刺

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競射之。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歷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鐵銃。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有物蝘蜓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遂捷。

劉昭孫大將軍綏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扉鐶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褡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訃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攜妾某氏。問步堦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遇張永嘉璁。張使爲己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我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當大拜。今尙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寧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汴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插上。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隆慶辛未。越

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發解。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鴛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爲高僧。一爲名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略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即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彭孔由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倜儻負奇。兼精歧黃之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遍施。所全活

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卽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爲修藥。凡往返者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眞所謂傾蓋如故者也。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試百效。但祕不肯傳人。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緘耶。歌者聲卽如故。潮或過酒家。値新釀出。必請伊先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酒家來謝過。味卽復舊。沽者忽塡門。其後潮卒乏嗣。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塌。聲震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夫河淸鳳出。而復玉璽自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眞保定孔固。於萬斯年之祥也。

萬歷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牆脚。掘之。得一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怪之。置神龕上。一日有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怪其聲。因擊碎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

云碎葉新手識者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文孫家藏蘇長公墨竹老榦突兀枝葉離披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春雨足湖皐煙樹錦模糊働天大嘆苦無語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法委蛇有恣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闊丈許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眉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書其經名拈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遂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產一球其家怪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剖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眡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眡月其大不可紀以眡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值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略取樹根置火煙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

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鏤有花紋絕細。周之銘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粵中有老人業鬬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答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鬬。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元色。略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主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速往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汝師某仙。今居某王府。汝往參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闍人果不爲通。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

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煩王出迓以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周有饑意。卽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卽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答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出。視之。卽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歷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目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

按耳新八卷。分類三十有四。陳言務去。入耳皆新。其命名亦卓爾不羣矣。夫書之以耳名者。如王同軌耳談。李中馥原李耳載。咸推說部上乘。人知珍祕。獨茲編流傳未廣。惟日下舊聞續采書目中曾一見之。庸耳或未之聞也。余亟以授梓。俾人人快覩其新。勿至亥如充耳云。甌山金忠淳識。

王雲五主編

萬書集成初編

新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鄭仲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E九六八

鎮